

出生地

Birth
place

黄礼孩 主编

广东本土青年诗选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出生地

广东本土青年诗选

黄礼孩 主编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出生地——广东本土青年诗选

黄礼孩主编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6.12.

ISBN 7-5360-4931-5

I. 出… II. 黄… III. 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43696号

责任编辑:申霞艳

装帧设计:H工作室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32开

印 张 8.625 1插页

字 数 210,000字

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5360-4931-5/I·3836

定 价 2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谢有顺

广东活跃着一大批优秀的青年诗人，这早已是文学界公开的秘密。我和这些诗人，有着广泛的交往，他们性格上的率真，面对诗歌的热情，坚持文学理想的执着，常常令我感慨万千。在这样一个欲望过度膨胀的时代，诗歌作为心灵的事业，生存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小，它的衰朽和没落似乎成了必然的命运。可是，谁能想到，在商业主义最为发达的广东，诗歌仍旧以纯粹的面貌在热烈地生长，诗人依然怀着赤子般的天真在写作？有一大批年轻诗人，在广东自在地生活，他们写作，朗诵，办网站，出书，争论，核心的话题就是诗歌。他们不自大，也不自卑；不张扬，也不羞涩。他们不蔑视现实，也不轻易向现实投诚。诗歌在广东，有着一颗平常心，并且一直悄悄地守护着这个地方的文化自尊。

这是一个真实而宽容的群体。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带着各自的口音，记忆，气息，散落在各个角落，认真生活，努力写作。我在广东，见过太多这样的诗人，谦逊，沉着，有所为，热爱生命——他们完全和社会上所流传的诗人形象迥然不同。这是广东诗人独有的特色吗？我不敢肯定。但我通过他们，至少知道了两个事实：一、蔑视诗歌的时代，必然是浅薄的；二、诗歌写作离不开某种地气的滋养。

孔子说，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。我当然知道，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。只是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成就，作为一种胸襟和情怀的独特书写，它可能会沉寂一段时间，但并不会消亡。中国人的生活，许多时候，是追求一种诗化人生的；没有诗歌，这个世界就会少很多

真实的性情、优雅的气度。林语堂曾说，“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”，这是很精准的看法。从本质上说，中国并没有自己始终如一的宗教信仰，属于宗教意义上的性灵的抒发、对宇宙微妙的感受等情愫，几乎都被诗所代替。至少古代中国是这样。今天，商业繁盛了，到处都是欲望的加油站，内心世界正在缩减，个人的情怀也不再活跃，许多的人，习惯在一种公共的标准里生活，并视此为时髦或者潮流。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需要诗歌的时代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真正的个人正在隐匿，“活跃的情愫”日益衰微。一个轻的、机械的、塑料的、分工细密的社会，当然想不到用自然来给心灵疗伤，更想不到用诗歌的性情和慈悲来与世界对话了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广东这批青年诗人，在丰盛的物质面前，偏偏选择了诗歌这样一个小小的心灵栖息地，根本的原因，就在于他们不愿放弃对一种有精神风度的生活的向往。他们看似在守护诗歌，其实守护的不过是内心那点小小的自由和狂野。

这是令人尊敬的。有人说，广东这地方务实、世俗，缺乏诗意，也产生不了好的诗歌，很显然，这是文化偏见。诗意在哪里？其实就在日常生活里，就在那些渺小的人心里。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，是一种诗意，“肯与邻翁相对饮，隔篱呼取尽余杯”，不也是一种诗意？诗歌并非只与天空、云朵、隐士、未来有关，它同样关乎我们脚下这块大地，以及这块大地上那些粗砺的面影。广东的务实与宽容，有效地抑制了诗人那种不着边际的幻觉，广东的诗人们聚在一起，不是高谈阔论，而是很实在地写作、表达、生活，这是一种更为健康的诗歌气氛，它使诗歌落到地面上来了。即便是那些外地来到广东定居的诗人，时间久了，也会慢慢融入到这种现实中来。

一个地方的地气，必然会滋养一个地方的写作。或许，正是因着这种滋养，使得广东的诗歌写作，有着比别的地方更精细的经验刻度，以及更诚实的心灵。我对地域与写作之间的关系，一直存着浓厚的兴趣。现在，有一本诗集，就叫《出生地》，收录的诗人，都是来自广东本地土生土长的，把他们独立出来观察，把写作当作出生地对他们的馈赠，这是出版创意，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。

《出生地》原是黄礼孩的一首诗名，他在诗中说，“一个人活不下去/就回到出生地打点生命”。那么，一个诗人写的诗歌如果抽象而毫无活力，是否也需要“回到出生地打点生命”？这显然是一句警句。我很高兴读到这些朋友们的诗歌，亲切、自然，既有俗世的欢乐，又有沉思的面貌。其实，世宾、黄金明、羽微微、燕窝、赵红尘、巫国明、温志峰、唐不遇、陈陟云、张慧谋、陈计会、刘汉通、青蛇、游子衿、粥样、浪子、黄礼孩等人的诗，于我并不陌生，只是，如今以“出生地”为名，把他们集中在一起，读起来感觉大有不同。他们作为个人，声音是温和的，清晰的，一旦联合成为一个整体，我突然发现，这个声音已经变得无比的壮观和盛大。

我无意从诗歌地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这批诗人的写作意义，但是，强调一个诗人的精神原产地，在今日这个无根的时代，的确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。黄礼孩说得好，“在省略了身份，省略了祖籍，省略了故乡的今天，在身心日渐凋落的时候，在你无法把身体安放在哪里时，回到出生地寻找真诚与勇敢，责任心与正义感，寻找适合自己进入和表达的地方，寻找更自由的呼吸和从容，观照自身的美和生机，肯定是写作上的一次再启程。”中国诗歌，乃至中国文学，其实都急需这样一次的新扎根，这样一次的再启程。因为自二十世纪初以来，由于急剧的社会革命，多数人迷信“生活在别处”，很多的作家，把抛弃故乡当作了潜在的写作背景。尤其是对传统中国的深刻怀疑，导致很多作家几乎都对自己脚下的大地、对故乡已经不信任了，他们都有离开故乡、到远方去的写作冲动——这种写作情怀，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，直到今日，抛弃故乡的写作依然是主流。这甚至导致了一种新的写作殖民主义的出现。这种殖民，不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殖民，而是一种生活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殖民。这恐怕是当今社会最需要警惕的写作潮流。比如，现在很多年青作家，大量写到了城市生活中奢华的一面，喝咖啡，泡吧，逛高级商场，穿名牌，到世界各地游历，等等，这种生活不是不能写，可是，假如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写这种奢华生活，而对另一种生活，集体保持沉默，这种写作潮流背后，其实是隐藏着写作暴力的——它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奢华生活的殖民地。

为了迎合消费文化，拒绝那些无法获得消费文化恩宠的人物和故事进入自己的写作视野，甚至无视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原产地，别人写什么，他就跟着写什么，市场需要什么，他就写什么，这不仅是对当代生活的简化，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背叛。若干年后，读者（或者一些国外的研究者）再来读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，无形中会有一个错觉，以为这个时期中国的年青人都在泡吧，都在喝咖啡，都在穿名牌，都在世界各国游历，那些底层的、被损害者的经验完全缺席了，这就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殖民。这种写作的殖民主义，在今天的中国已经非常严峻了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，在如今消费文化作主导的文学传播中，有购买力和消费力的人群，可能只关心这样一类奢华生活的故事，以为这就是现代化，这就是美好的未来，而更广阔的人群和生活，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诗歌写作界，这种状况也很普遍。大家都在写似是而非的身体、欲望，或者端着文化的架势，写出来的东西，千人一面。诗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公共写作的时代。经验是公共的，感受是公共的，甚至连语言的节奏感，都是大同小异的。少有人能对这种潜在的公共性，有必要的警觉。很多的诗人，看起来是在个人写作，是在生活现场，其实骨子里还是公共写作、书斋写作的模式。书斋写作最大的问题是，诗人们正在对具体、准确、日常的现实丧失基本的感受力，或者找不到具有生活质感的细节来表达感受——这种写作可称之为是观念写作、抽象写作，他的观念是无法在具体的现实中展开的，因此，这种观念是死的，非文学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现在不仅要强调诗人的想象力，更要强调诗人回到真实、具体的生活现场的能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书斋写作正在使诗人的精神变得苍白。我记得钱穆先生说过类似的话，他说晚清文化衰落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在于文化成了纸上的文化。今天的诗歌会衰落，又何尝不是因为诗歌成了纸上的文学？诗歌在今天缺乏社会影响力，缺乏感动人心的力量，与此密切相关。诗歌和小说一样，在实感层面，也要创造一个生动的世界，这需要诗人的各种感觉器官都向这个世界敞开，他的心灵能力，也要通过这种感觉的释放传达出来——这种写作，才是有生命的写作。写作的生命不是一句空话，它是具体体

现在一个个有生命的细节和词语中的。一个诗人，一旦感觉钝化、心灵麻木，或者他对世界失去了诚实的体验，怎能再写出好的诗歌？韩少功最近说，“恢复感觉力就是政治，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”，我同意。所谓恢复，其实就是以前有的，现在弄丢了，以前是常识，现在成稀有事物了。感觉力，同情心，理解力，这些，再普通不过的写作素质，可在今天的诗人身上，到底还存在几何？有一些诗人的感觉越来越怪异，想象越来越离奇，心却像钢铁一样坚硬。

今天的诗人们，似乎已经习惯了用头脑写作，而从来没有想过，诗人有时也是要用耳朵写作、用鼻子写作、用眼睛写作的。诗人只记得自己有头脑，没想到自己还有心肠；诗人只想到自己有手，没想到自己也有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舌头。好的写作，绝对不仅是头脑和手的合作，而更应是头脑和心肠的写作，并且要调动起全身所有的器官，让它们都参与到写作中来，这样创造的文学世界，才会是生动的、丰富的。前不久，我在一个会议上感慨说，我在当代文学中很久没有听到一声鸟叫，很久没有目睹一朵花的开放，也很久没有看到田野和庄稼的颜色了。今天的诗人都耽于幻想，热衷虚构，惟独不会看，不会听，不会闻；他们的世界是没有声音，也没有颜色的。这个感受，我去年八月到乡下小住时，尤其强烈。我本是来自农村的，可这些年在城里工作之后，每次回乡下，都匆匆忙忙，早已丧失了很多乡村特有的经验和感受力。去年八月，我到福州旁边的永泰县一个朋友家小住。那个地方是一个优美、安静的村庄，海拔不低，所以即便是酷暑，睡觉的时候也要盖棉被。一天傍晚，我吃完饭，坐在朋友的家门口，看着夜幕一点点降临，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自己已经十多年没有真正感受过什么叫黄昏、什么叫凌晨了！以前在城里，天还没黑，所有的灯就亮起来了，夜幕一点点吞噬世界的情景，你根本不可能看到；而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很高，你也根本没有机会感受晨曦一点点将万物显露出来的过程。现在的都市人，普遍过着没有黄昏、也没有凌晨的日子。我们的生活，似乎和自然、和大地是没有关系的。这也就难怪作家们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不生动了。可是，我们看一些

优秀作家的作品，就会发现，他的眼睛是睁开的，鼻子是灵敏的，耳朵也是竖起来的。你在他的作品中，会读到丰富的感受，有很多细微的声响，也有斑斓灿烂的颜色。

因此，我渴望重新看到一个感官活跃、胸襟宽广、精神扎根、同情心复活的文学世界。《出生地》一书，就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想象。我能够在这些广东诗人身上，读到一种对当代生活的挚爱，以及进入这种生活的决心。他们的诗歌，有细节，也有情怀，诚恳而热烈。他们所写的快乐，是有“纹理”的；他们笔下的乡村小学，有“童年的草垛、月光、老樟树”；他们知道“再小的昆虫”，“也有高高在上的快乐”；他们“同时背负他人无法割舍的苦难和欢乐”，都还觉得不够……我无意对每一个人的诗作进行引述，因为这些诗作，如同大地一样质朴，简明而好读，它所需要的，只是读者也带着感官和同情心来读它。

我要特别指出的是，以“出生地”来为一个写作群体命名，似乎向我们重申了一个写作的真理：一个诗人，如果没有灵魂扎根的地方，没有精神的来源地，是很难写出好作品来的；我们需要张扬一种使灵魂扎根的写作，一种有根、有精神来源的写作，这样的写作，使我们读了一首诗之后，会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，也知道诗人的这种感受是从哪里来的，这比书斋里的苍白想象要有力得多。当乏力、贫血的纸上文学遍地，我尤为看重诗歌中那种粗砺、有重量、有来源、在大地上扎根和生长的经验与感受。可是，长期以来，现有的诗歌教育总是喜欢告诉我们，诗歌的方向应是向上的，写诗就如同放风筝，只有飞扬起来，与天空、崇高、形而上、“痛苦的高度”密切相联的诗歌才是正确、优秀的诗歌，而从大地和生活的基础地基出发的写作，则很容易被视为平庸和世俗。诗歌仿佛只剩下一个方向，向上的，如同从小在学校里所受的教育，“天天向上”。但我认为，诗歌的另一个向度更为重要：向下。故乡在下面，大地在下面，一张张生动或麻木的脸在下面，严格地说，心灵也在下面——它决非是高高在上的东西。诗歌只有和“在下面”的事物（大地和心灵）结盟，它才能获得真正的灵魂的高度，这是诗歌重获生命力和尊严的重要途径。在下面，却有着真正的灵魂的高

度，看起来是一种矛盾的说法，其实是一种内在的真实。如同圣经所说，要升高就得先降低自己，就像耶稣，他从天降下，降卑为人，当他低到十字架、死亡和坟墓的高度时，神就让他复活，“坐在至高者的右边”。因此，越高者越在低处，虚无缥缈的伪高度不是诗歌所要追求的境界；真正的诗歌，离不开地气的滋养——有了这个滋养，诗歌的生命才能健旺。

中国人、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注重生命，而生命最核心的就是要扎根，要落到实处。张横渠说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，可见，天地之“心”和生民之“命”本是一。因此，最好的文学，都是找“心”的文学、寻“命”的文学，也就是使灵魂扎根、落实的文学。“人类有了命，生了根，不挂空，然后才有日常的人生生活。”（牟宗三语）如何才能“不挂空”？就是要回到记忆的原点，找到精神的基座，而“出生地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记忆”，回到出生地的过程，又何尝不是找灵魂的过程？

写作是记忆的炼金术。离开了记忆，写作就会失去基础地基。出生地作为记忆的源泉，所唤醒的往往是一个人身上最具创造力的部分。所以，伟大的作家往往都是写自己所熟悉的故乡。鲁迅写绍兴，沈从文写湘西，莫言写高密东北乡，贾平凹写商州，福克纳写自己那像邮票一样大小的家乡——每一个伟大的作家，往往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写作根据地，这个根据地，如同白洋淀之于孙犁、北京之于老舍，上海之于张爱玲，沱江之于李劫人。上面所说到的所有写作困境，如感受力的丧失、经验的虚假、缺乏面对具体现实的能力等，无不跟一个作家、诗人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根据地有关。没有精神根据地，盲目地胸怀世界，他所写下的，不过就是一些公共的感叹罢了。

尽管“出生地”的命名，更多的是一个精神概念，并非地方主义的标签，但通过它重申一种让灵魂扎根、人心落实的写作品质，在当下这个浮躁、挂空的时代，有着特殊的意义。文学是有出生地的，诗人是要追问自己的精神来源的。所以，米沃什才在回忆录中坦率地说：“我到过许多城市，许多国家，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，相反，我保持着一个地方人的谨慎。”——这个“谨慎”，

使 he 知道自己所能看到的现实是有限的、具体的、窄小的，而伟大的写作，往往就是从很窄小的路径进入现实，再通达一个广大的人心世界的。这是写作最重要的秘密之一。读了《出生地》一书，我更加坚信，这个秘密是真实的、可靠的。

2006 年 12 月 23 日，广州

谢有顺 / 001

序

世 宾 / 001

在酒店/故事/死在路旁的小猫/卖花的小姑娘/非法运输/我所经历的生活/村庄/落叶在归家/它们在黑暗中/十二月/水在流淌/秘密不再躲闪/酒后/这个人/香炉山/致诗人郑玲/郑毅醉酒/碎了/是我/宰牛记

黄金明 / 023

洞穴/记忆：落日之歌/途中/会议纪录/诗人传/像烟花一样/河水在流动中保持神秘/木头记/秋天的记忆

羽微微 / 041

黑暗里那些泛着微光的/远方有人要去远方/墓志铭/约等于蓝/鸽子/异乡/哭泣的疯子/躺在天空上的云/给某人/但/一个中年人/许愿针/已经，来不及了/花房姑娘/旧名字/恰如想象/允许/没有人唱雪绒花/蓝花花/冷/聚会/甜蜜蜜/走神

燕 窝 / 053

棋子湾/枇杷/甜班长/女匪/刺客/许由/宋荣子/夏革/连叔/惠子/社会主义/良人/9.27，纪念 inandout 君/11.17，磨碟沙/10.8，惊秋/10.6，中秋词/五步/天堂车站

赵红尘 / 065

第三圈

目录

巫国明 / 077

有时我也会想到爱情/玉米/突然的罗迪/苹果生日/四月的蝉唱/
梅州水库的中午/五月还乡

温志峰 / 089

李斯特最后的灵光/海伦夜歌/黑马/怀念姐姐/路环，心灵的居所/相遇议事亭前地/知道真相的人不多/安慰/暴雨后繁星满天的午夜/草原/柴可夫斯基的天鹅/访问录/风女花/孤独何时才厌倦我/鬼节/海神/路环序歌/谁的语言打碎桌上的杯子/我的心永远是祖国/昨夜风吹查湾/海日苏

唐不遇 / 103

1979年12月/看见/上帝写给我的信/衰败的孔庙/水杯和陶罐/
一位德国飞机维修员在珠海/时代/我们不是铁钉/我寻找一切貌似鸟的东西/我的铲子/理发师/坟墓工厂/野花/妻子/母亲的出生/很多人不是死了/梦频仍/饮食男女歌/偷渡者

陈陟云 / 117

在河流消逝的地方/旷寂/异乡/英雄/伫立河边/英雄项羽/困兽/
那人是三十三只鸟/两只蝴蝶/事物的真相我们根本就不可叙述/石子/秋鸟/以火为浴/九月的鸽子/今夜，我点燃十根手指/梦已千年/零时对话/静默之时的一种想象/傍晚，凭窗而立/盛夏里的向日葵

张慧谋 / 145

打开灯盏的内核，我看见火/一个人的生命距离沧桑有多远/活在钟声里的老式乡村小学/渔火把夜色吹白/一块地的投诉/五只白鹭，

一行走动的诗/比春天矮，比地里的庄稼站得更高的父亲/走漏的那盏
风灯必然照亮另一个世界/一朵渔火/深绿的海地/热带风暴/距离/轻
轻握手/那么的遥远/大风把我们的村庄拎走了/陈年旧事/满地落花是
风穿过的鞋子/那扇遥远的柴门为谁静静地开着/这双手

陈计会 / 161

蚂蚁/刀子/夜晚是无法描述的/奔跑/期盼/黄昏/山谷/孤独/晚风
中/发现/大雨初晴的夜晚/在海边/子夜时分/轮椅上的老人/此时此
地/承担/祈祷

刘汉通 / 173

林泉寺/关于奥尔多·利奥波德的一帖照片/诗歌代数学/明月前/
雨/木偶之歌

青 蛇 / 183

异色/这是一次飞翔/在高处的静/一颗星星轻抚一个女黑人的胸
部/钢丝上的鸟/桔子的时辰/边缘日记/弧形/空气中布满白色喻字/
通：KUNDALINI/秋天深了，桑吉多就来了/春天/风景·早晨·帝国之
屋/动物花园/姑娘穿越树林/Boy Dylan 的柳条衫

游子衿 / 199

窗外/雾中的桥/并非如此/重逢/前进的光阴/礼物/蝴蝶/偶遇/冥
想的树林/林中洼地/林中路/瓦尔登湖/永生之境/玫瑰

粥 样 / 211

前后/风/牵牛/孩子、吸烟室/姿势/孩子/山猪/伤口/无题/四川

目录

以一阵大风沙迎接我/石头/伤口/牛声/石头/路/风/脚皮/等/不要惊醒路边小睡的劳动者/请允许我微笑/凝望婴儿

浪 子 / 223

神秘的梦/可爱天鹅/暗黑灵魂晚上/晚上市场/完整圆/圣地亚哥/两棵树/讲演/构成/跌倒/山边/一旁/自己/幻觉/残酒/柴薪/无功/飞翔/立春记/一个梦/美人/听见/天堂/来生/玫瑰/哈利路亚/枕木/春分记/4月6日

黄礼孩 / 237

窗下/劳动者/飞鸟和昆虫/飞扬/传唱/苔藓/一棵树/礼物/小兽/野兽/北京/谁跑得比闪电还快/纯得掉下眼泪/远行/永别/掉下/睡眠/天国的衣裳/大海的文字/未眠的眼睛/黄昏的侧边/丢失/睡眠/我没有告诉你/与橘花融为一体/花影/橘花/坏消息/地铁

黄礼孩 / 255

诗歌是出生地给我们的恩赐（后记）

世 宾

世宾，1969年10月28日生于广东潮州，现供职于《作品》杂志社。

